

#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校读拾遗

刘思亮✉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最早的汉医验方书。该书载有283个医方,其中几则方子仍有探讨余地,甚至需要借助巫术思维予以解读。“狂犬啮人”方中所谓“恒石”即“常石”,亦即普通石头,取两石相磨而疗狂犬所啮,是以石屑像犬牙之粉为治。“癰(𧄸)”方中“毋敢上下𧄸”,是早期古人对蝎毒之类毒性善走的朴素认识。“肿囊”方中“酸浆”非本草“酸浆”,乃是古人饮品澹浆。“疣”方中“翦楛”即“翦蓍”,为随手剪取的道旁荏苒植物。

**关键词** 马王堆《五十二病方》;恒石;酸浆;翦楛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23)01-0023-11

## 1 “恒石”即“常石”

马王堆汉墓医书《五十二病方》56行“狂犬啮人”方下载:

狂犬啮人:取恒石两,以相靡(磨)𧄸。取其靡(磨)如麋(糜)者,以傅犬所啮者,已(已)矣。<sup>[1]①</sup>

关于“恒石”,诸家纷说。原整理小组及马继兴先生疑“恒石”即《神农本草经》所载“长石”。马氏云:“按‘恒’与‘常’二字古意相同,古籍通用,如《周易·豫》:‘恒,不死。’虞注‘恒,常也。’恒石即常石。常又假为长,长与常上古音,均定母,阳部韵。”<sup>[2]</sup>因辗转通假,且以长石治疗犬啮无方可征,除王辉等少数人信从外<sup>[3]</sup>,诸家多不取此说。尚志钧则疑“恒石”或即矾石,战国时称涅石,认为“涅”、“恒”形近,疑系传抄所致。魏启鹏、胡翔骅、张显成则认为“恒石”乃“黑石”。“恒”、“黑”系通假,黑石即胆矾,并引《本草纲目》卷10引《济急方》以胆矾末治疯犬咬毒为证。<sup>[4]</sup>按,尚氏、魏氏、张氏之说仍嫌理据不足。首

收稿日期:2021-07-13;修回日期:2022-01-11。

作者简介:刘思亮,1989年生,云南省泸西县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史等, Email: liusiliang1122@163.com。

基金项目:“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出土文献学科建设与中国古典学的当代转型”(项目编号:G26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山海经传校理”(项目编号:21FZSB039)。

① 下引马王堆汉墓帛书释文,均本自文献[1],不再另注,特此说明。

先“黑”上古为清鼻音 m<sup>o</sup>，“恒”则为匣母，声纽悬隔，二字无由通假。<sup>①</sup> 其次“黑”字常用，无由以“恒”代替。再次，药物正确与否，往往关涉性命，所以历来医方所载诸药多用常名、通名，以使用药者能洞达其意，很少会用生僻通假甚至辗转通假。《五十二病方》中部分药名若非本地通名，还会特作说明，如“牝痔”方“青蒿者，荆名曰萩。蒹者，荆名曰卢茹”（[1] 262页）。最后，尚氏“‘涅’、‘恒’形近”之说亦不可据，秦汉以上二字形体判然有别。《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者对马继兴先生意见持“可疑”态度，对魏启鹏、张显成等先生意见不取，态度谨慎。

“恒石”并非无解，诸家之所以纷说，症结在于对此药方的定性上。我们知道，《五十二病方》是巫、医并存时代的产物，该书抄写于秦汉之际<sup>[5]</sup>，成书时间则更早，其间充斥着较多巫方、咒术，学者讨论已伙，无须赘述。其实此方并非“科学”药方，而是在巫术观念支配下形成的巫方，所谓的药物“恒石”，自然不能以医理推求。诸家实在是受“药物”二字所蔽障。所谓“恒石”就是“常石”，即普通石头，而此方发生学原理也只能从巫术思维中去推求。

“恒”、“常”互训，典籍中用例甚伙，仅宗福邦等编《故训汇纂》一书所列已不下百条，足供参详。<sup>[6]</sup> 王凤阳更指出：“‘恒’和‘常’用法基本相同，它们很可能是同一词的时代变体或不同方言。在战国以前，‘恒’用得比较多；战国以后，尤其是汉代避汉文帝刘恒讳以后，‘常’就广泛运用起来了。”<sup>[7]</sup> 所论甚允。新出天回医简凡涉“恒”义皆用“常”字<sup>[8]</sup>，与此正相发明。药方意思是：拾取普通石头两块，相互磋磨，以所磨粉末敷在患处即能愈。这里使用的是巫术中的“相似律”原理。《五十二病方》中，很多医方都体现了这一原理，如66行载：

巢者：侯（候）天甸（电）而两手相摩（摩），乡（向）甸（电）祝之曰“东方之王，西方□□□□主葶 =（冥冥）人星。”（[1] 227页）

“巢”当读作“臊”，即狐臭一类疾病。众所周知，只有晴朗的夜空才会出现星辰，而雷电交加之时，星辰便隐而不见<sup>②</sup>。“星”与“腥”上古同为心母耕部开口四等韵，二字同音；雷电既能避星，那么在雷电交加之时，借助双手摩擦模仿雷电产生，自然能除去或者遮蔽身体上的“腥臊”。<sup>③</sup> 又如《五十二病方》中以土块、敝帚磨疣等（详见下文论述），均是巫术歪曲联想的运用。同样的例子还很多，本文无法详述。

之所以用两石相磨，是模仿獠犬磨牙的生理特点，所磨石粉也不再是简单的石粉，而是具有巫术魔力的牙粉。考察巫方，不能以效验或者科学与否去衡量，应当回到古人文化、信仰和思维中去理解，即章学诚（1738—1801）所谓“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sup>[9]</sup> 《五十二病方》既将“狂犬啮人”与“犬噬人伤者”分别单列，即如原整理者所说：说明古人对“狂犬病”已经有一定的认识。<sup>[1]</sup>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狂犬

① 此处蒙邹可晶先生提示，谨致谢忱。

② 甲骨文“晴”字即作“星”，“星”、“晴”是古、今字关系。“晴”，《说文》又作“牲”，并云“雨而野除星见。”与此同义。

③ 日本学者赤堀昭、山田庆儿等读“星”如本字，并以为此方“人星”为天上某一星宿。（[4] 30-31页）笔者以为为不确。首先此方所禱对象为“电”而非星；其次以“人星”为某一星座，文句滞碍难通。故《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者亦不取其说。

病毒能同时在猫、牛、马、羊、猪等群体中传播和感染;该病可分狂暴型和沉郁型两种<sup>①</sup>,其中狂暴型病态的猫、狗等发病时多伴有兴奋不安,磨牙不止,乱撞乱窜,流涎嘶叫等症状。<sup>[10-12]</sup>

古人没有科学检测的手段,更无所谓“病毒”概念,他们认为狂犬啮人致病甚至死亡的原因是狂犬牙上有毒,而不知道真正感染伤口的是带有病毒的涎液。以双石互磨,乃是仿狂犬磨牙,以所得碎屑敷伤口属于中医中“以毒攻毒”的疗法。以牙粉疗獠犬咬,医书中不乏记载。晋葛洪(283—363)《肘后备急方·治卒有獠犬凡所咬毒方》载“疗犬咬人方”:

又方,刮虎牙若虎骨,服一匕。已发狂<sup>②</sup>如獠犬者,服此药,即差。姚同。<sup>[13]</sup>  
虎为万兽之王,能克制獠犬,以虎牙疗犬咬,同时包含了“压胜”和“以牙制牙”的朴素观念。又有以狼牙、虎骨疗狂犬咬伤者,如唐王焘(670—755)《外台秘要》卷40“狂犬咬人方”引《小品方》:

刮狼牙或虎骨末,服方寸匕,已发狂如獠犬者,服此药即愈。<sup>[14]</sup>

又引“崔氏疗狂犬咬人方”:

凡被狂犬咬,即急啣去血,急吐之,勿错咽之。然后捣杏人,和大虫牙捻作饼子,贴疮上,颊灸二七壮,从此以后每日灸一两壮,贴杏人饼子灸之,须要满百日乃止,百日内必莫使疮瘥。……又取所咬犬脑,取大虫牙齿末,或大虫脂涂之更佳。<sup>[14]</sup>

大虫牙即虎牙,与《肘后备急方》略同。

总观马王堆汉墓医书所涉及的250余种药物,矿石类药物无外乎“长石”、“稍石(即“消石)”、“蕃石”(亦作“番石”,即礬石)、“澡石”、“石膏”等数种,但也有以普通石头入药者。如“癩”方“父乖母强,等与人产子,独产颊(癩)亢。乖已(已),操段石馘(击)而母。”([1]253页)又“胸养(痒)”方“取石大如卷(拳)二七,孰(熟)燔之,善伐米大半升,水八米,取石置中。石【□□】孰(熟)即馘(馘)之而已(已)。”([1]265页)又“牡痔”方“燔小隋(橢)石,淬醯中,以尉(熨)。”([1]262页)诸方中所用均为形状稍异的寻常石头,说明用普通石头治病并非“恒石”一例。古人在长期巫医实践与探索中,发现普通石头的粉末(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二氧化硅)对止血敛疮、治疗痈疽有一定疗效。后来又发现,这些石头在高温氧化作用下形成的氧化钙类物质,对疮疽效果更好,如《证类本草》卷3云“烧石令赤投水中,内盐数合,主风瘙、癩疹,及洗之。又取石如鹅卵,大猛火烧令赤,内醋中十余度,至石碎尽,取屑暴干,和醋涂肿上。出《北齐书》,医人马嗣明发背及诸恶肿,皆愈。此并是寻常石也。”<sup>[15]</sup>

总之,以牙治狂犬咬伤渊源有自,有着中医“取象比类”的思想,而《五十二病方》以二石相磨取石粉治疗狂犬啮伤的手段还运用了巫术的相似律原理。方中“恒石”即普通石头,非科学意义上的药物。普通石头被用为药物,在医方中有迹可循,一些用法还具有较高科学性,是古人经验的结晶。

① 狂暴型因特征明显而易察觉,故古人所谓疯犬、狂犬、獠犬所啮,大概多指狂暴型。

② “狂”字原脱,据沈澍农校引《外台秘要》卷40“狂犬咬人方”<sup>[13]</sup>补。

## 2 “父居蜀,母为凤鸟蓐,毋敢上下尋”新解

《五十二病方》84行“癘(𧈧)”方中载咒术:

父居蜀,母为鳳<sub>下</sub>(凤鸟)蓐,毋敢上下尋,鳳<sub>下</sub>(凤鸟)【贯】而心。( [1] 231页)

马王堆汉墓医书所见咒术格式整齐,多先将作祟者父母兄弟遍举,表示受害者已充分掌握了作祟者的资料,有对付它们的十足把握;更重要的是,在礼法、孝道观念盛行的社会中,提父母、翻祖宗是极不客气的行为。在咒术中,这种“问候”本身多带有侮辱性质。这种指名道姓或者历数往事,本身就具有震慑功能,是压胜的一种语言形式。后世的呼名夺命、书名摄魂即是这种压胜巫术的另外形式。“父居蜀,母为凤鸟蓐”,应联系其他几则类似的咒术一并理解。“癘(𧈧)”方中另一则咒术云:

涇(唾)之,贲(喷):“兄父产大山,而居氏(是)谷下。【□□】系而,□【□□】而,鳳<sub>下</sub>(凤鸟)【□□。毋敢上下】尋<sub>下</sub>(寻<sub>下</sub>——寻,寻),彖(喙)且贯而心。”( [1] , 230页)

又有“蚺”方云:

贲(喷)吹“伏食<sub>下</sub>,父居北在,母居南止,同产三夫,为人不德。已,不已,青傅女(汝)。”( [1] 233页)

第一条咒语“父居蜀,母为凤鸟蓐”,第二条“兄父产大山,而居是谷下”,第三条“父居北在,母居南止”,无一例外,作祟之物的兄弟、父母皆分散各方,别居各处。之所以言蝎、蚺(即虺蛇)之类父母、兄弟或居上下(“兄父产山上”、“而居是谷下”),或处南北(“父居北在”、“母居南止”),所居之处空间、地域远隔,其实是说蝎、蚺一族善窜,与古人对蝎、蚺之毒易周身蔓延、上下流窜的医学认识相关。这是一种朴素的、歪曲的联想。

“毋敢上下尋”中的“尋”字,整理者取裘锡圭先生意见,隶定为“寻”。裘锡圭先生云:“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83行有‘寻’字,帛书原文写作从‘舟’从‘舟’。……此字应该分析为从‘舟’‘寻’声,当即‘彤’之异体,因音近而借为‘寻’。”( [1] 231页)从字形隶定方面而言,“尋”隶作“寻”毫无问题。“寻”,北京大学藏汉简《反淫》作“𠄎”(简10)、“𠄎”(简40)<sup>[16]</sup>;张家山汉简《引书》作“𠄎”(简67)<sup>[17]</sup>;《周家台三〇号秦墓·秦始皇三十四年》作“𠄎”(简57)<sup>[18]</sup>。构形与《五十二病方》相似。但此方中的“尋”却不能如字读作“找寻”之“寻”,而应当读作侵部之“覃”字。“寻”、“彤”和“覃”上古同为端纽侵部开口韵,并无通假上的障碍,且“尋”、“寻”、“覃”、“彤”本就音、义皆近。如《淮南子·齐俗篇》“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刘文典(1889—1958)注“寻,读为覃(古侵、覃通为一韵。)即古燂字。《说文·火部》:‘燂,火热也。’字亦作燂。”<sup>[19]</sup>又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简16“葛覃”之“覃”字即作“𠄎”,为“寻”、“由”双声符号。<sup>[20]</sup>①段玉裁(1735—1815)注《说文》“彤”字“取舟行延长之意也。”<sup>[21]</sup>《尔雅·释言》:“流,覃也。覃,延也。”陆德明(约550—630)《释文》:“覃,本又作𠄎。”<sup>[22]</sup>郭璞(276—324)注:

① 此蒙鄂可晶先生提示,谨致谢忱。

“谓蔓延相被及。”<sup>[23]</sup>《诗·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毛《传》:“覃,延也。”王先谦(1842—1917)《诗三家义集疏》:“引申之,凡延长者皆训覃。”<sup>[24]</sup>马瑞辰(1777—1853)《传笺通释》:“覃本延移之称,引伸为长之通称。延亦长也。”<sup>[25]</sup>所以“𦵏”读作“覃”,意为蔓延。“癩(𦵏)”、“𦵏”方下所收验方均是被蝎、虺之类叮咬以后采取的措施。<sup>①</sup>“毋敢上下𦵏”是呵斥蝎毒、虺毒“不要上下蔓延与流窜”。“𦵏”与“不𦵏”与𦵏方中“已”与“不已”同义,均是对毒液不停止蔓延的呵斥。被蝎子之类叮咬后,首先疼痛感会牵动全身,最容易关联到毒素蔓延。为何这类毒素容易蔓延?古人给出了一个巧妙又“合理”的解释:蝎、虺之族的父母、兄弟别处,其类善窜。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蝎子尾刺中含有各种毒液蛋白,包括溶血毒素、出血毒素、神经毒素以及使心脏和血管收缩的毒素等。<sup>[26]</sup>尤其溶血毒素会融入血液,随血液流走全身,轻者造成局部肿痛,重者会并发全身症状,包括头晕、困倦、乏力、吐沫、昏厥乃至死亡。<sup>[27]</sup>古代传世医籍中也有关于蝎毒的记载,如《医心方》引《诸病源候论》:

蝎,此虫五月六月毒最盛,云有八节九节者毒弥盛,但中人毒热流行,牵引四肢皆痛,过一周时始定。<sup>[28]</sup>

又引《集验方》云:

蝎有雌雄,雄者只痛一处,雌者痛牵诸处。( [28] ,764 页)

又《千金翼方》卷30《禁经下》载“呪蝎法”云:

蹠蹠移移,八节九枝。公字腐章,母字蒿枝。缘他篱落,螫他妇儿。何不收毒,欲往何为?山鸡戴胜,食汝四肢。头破尾折,伏地莫移。急急如律令。<sup>[29]</sup>

咒中“何不收毒,欲往何为”即是被叮咬之后的呵斥咒语。收、止与流、蔓正反相对,与《五十二病方》“毋敢上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人对待蝎蛰的疗法以冷敷居多,医方中常见,目的就是为了减小血液流速,防止毒液蔓延。现代人在野外不慎被毒蝎蛰咬,多会用小绳、长发或布条扎缚,也是防止毒液转移扩散。<sup>[26]</sup>中医正是在认识到蝎子毒液“善走”的基础上,又受“取象比类”思想的指导,所以常选择全蝎入药,以治疗风痹麻木之症。

总之该方歪曲又真切地表现出古人对蝎、虺毒液容易蔓延、流窜的朴素认知,方中“毋敢上下𦵏”是恐吓或者命令蝎、虺之毒不要到处蔓延,是被叮咬以后的祝由之术。

### 3 “酸浆”为溲浆,非酸浆草

《五十二病方》第193—194行“肿囊”方下云:

种囊(肿囊:肿囊)者,气实囊,不去。治之:取马矢糞(糞)者三斗,孰(熟)析,汰以水(水)清,止;浚去汁,洎<sup>②</sup>以酸浆(浆)【□】斗,取芥衷莢。壹用,智

① 从“癩”下诸方用“傅”(80行)、“舔”(80行)、“封”(81行)等手段对伤口进行处理也能看出是事后措施。( [1] 230 页)

② “洎”本即增灌的意思。《说文·水部》:“洎,灌釜也。”段玉裁注“灌者,沃也。沃,今江苏俗云煨……《广韵》三十七号云‘煨釜,以水添釜也。’《周礼》土师‘洎灌水。’注云‘洎,谓增其沃汁。’”( [21] 560—561 页)《五十二病方》“𦵏方”下云“亨(烹)三宿雄鸡二,洎水三斗。”原注“洎,加水。”( [1] 233 页)意与此近同。药方“洎以酸浆□斗”,即将汰洗并挤干的马粪加灌一定容量的酸浆。

(智一知)<sup>①</sup> 𠃉; 四五用 種(肿) 去。毋(无) 禁, 毋(无) 时。●令。( [1] 251 页)

关于方中“酸浆”一物,原整理小组以为“酸浆,见《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云‘生荆楚川泽及人家田园中’。上处以斗计量,当指酸浆汁。”( [1] 251 页) 诸家多无异辞,张雷更是将“酸浆”分为灯笼草与酸酱草二种<sup>[30]</sup>,均是将此方中的“酸浆”视为本草。按《五十二病方》载药同时载炮制、使用诸法的格式体例,此方若为酸浆草,必有捣碎浚汁之类说明。此方径言“洎以酸浆□斗”,表明“酸浆”非本草,乃是液体溲浆。古人不但有饮酒之习,还有饮用酸浆之风,酸浆既可入药,又为饮品,由来甚远。

古人发明酸浆较早。按照植物命名的一般原则,应该是先有浆酒类的酸浆、酢浆,后有本草酸浆草之名。名“酸浆草”是因为其草有酸液,味如酸浆,得名之由乃是“取象于滋味”<sup>[31]</sup>。酸浆在古代使用广泛,除了当作饮品使用外,还可入药、发面、发麦种等。《齐民要术》卷2“大小麦第十”引《汜胜之书》:“当种麦,若天旱无雨泽,则薄渍麦种以酢浆并蚕矢……酢浆令麦耐寒,蚕矢令麦忍冬。”缪启愉注“酢浆:即酸浆水,古人作为饮料,经乳酸发酵,带有酸味。用酸浆水调和蚕矢浸过的麦种,吸收了相当的水分,趁露水大时一起下到地里,能使种子较早发芽。”<sup>[32]</sup>同书“饼法第八十二”引《食经》:“作饼酵法:酸浆一斗,煎取七升;用粳米一升着浆,迟下火,如作粥。”( [32] 632 页)

古人的酸浆大概有溲浆和酸酒两种。所谓溲浆,是以米、面汤或者熟米自然发酵而成。《本草纲目》引嘉谟(1486—1570)曰“浆,酢也。炊粟米投冷水中,浸五六日,味酢,生白花,色类浆,故名。若浸至败者,害人。”<sup>[33]</sup>有的地方至今仍有食用酸浆之俗。另一种酸浆是酿酒过程中产生的。旧题焦延寿(西汉中后期,生卒年不详)所撰《易林·小畜》云“酒为酸浆,鲂臭鲍羹。”<sup>[34]</sup>意为酒酸了反而制成了酸浆,鱼臭了反而味道更美。此酸浆即是酸酒之浆。《齐民要术·作酢法》称这种方法为“酒动”( [32] 506 页),即酿酒过程中不慎造成其他非酒精发酵物入侵而使酒变酸。赵玉莲等认为“由于浸米过程是在自由流动的空气环境中进行的,一些微生物在适宜的环境中生长繁殖……随着浸米时间的延长,氨基酸与乳酸也不断增加。从而使浸米浆水变酸,故有浸米酸浆水之称。”<sup>[35]</sup>

酸浆供药用的历史也比较早。葛洪《肘后备急方》卷4附“膈壅风痰”方“半夏(不计多少)酸浆浸一宿,温汤洗五七遍,去恶气,日中晒干,捣为末,浆水搜(笔者按,同“溲”)饼子,日中干之,再为末,每五两,入生脑子一钱,研匀,以浆水浓脚,丸鸡头大,纱袋贮,通风处阴干,每一丸,好茶或薄荷汤下。( [13] 149 页)方中所用“酸浆”即溲浆,而“浆水浓脚”即溲浆沉淀物。凡酸涩之物,多有收敛之功。囊肿多为风热客于肾经,造成水停所致,需以行水、收敛药物治疗,而酸浆正可消肿行水、杀毒开胃,药性与醋相当。《神农本草经》“酢酒”下云“酢酒,味酸,温,无毒。主消癰肿,散水气,杀邪毒。”<sup>[36]</sup>后世药方中也常用“酢酒”来治疗阴囊肿痛之症。如《肘后备急方》“治卒阴肿痛颓卵方第四十二”下载“葛疗阴囊下湿痒皮剥”方“乌梅十四枚,钱四十文,三指撮盐,苦酒一升。于铜器内总渍九日,日洗之。”( [13] 212-213 页)“苦酒”与“酸浆”、“酢酒”同类。《释名·释饮食》:“苦酒:淳毒甚者,酢且苦也。”毕沅(1730—1797)疏证引《御览》:“淳毒者,酢且苦

① “知”即奏效。原注引《方言》:“知,愈也。南楚病愈者或谓之知。”又引《素问》:“一剂知,二剂已。”( [1] 251 页)

也。”<sup>[37]</sup>《齐民要术·作酢法》专门有制作“苦酒”之法, 缪启愉校注“苦酒, 醋的别名, 《食经》、《食次》的名称。《名医别录》‘醋’: ‘以有苦味, 俗呼为苦酒。’唐梅彪《石药尔雅》卷上《释诸药隐名》: ‘酢, 一名苦酒。’”( [32] 559 页) “酸浆”与“苦酒”在治疗囊肿之症上, 药性、药效基本相似。医方中还有以“醋”治疗囊肿者, 《肘后备急方》“治卒阴肿痛颓卵方第四十二”下“《梅师方》治卒外肾偏肿疼痛”云“大黄, 末, 和醋涂之, 干即易之。”( [13] 214 页) 《外台秘要》卷 26 载“阴囊肿痛方五首”: “又方: 醋和面, 炙令熨之。又方: 以醋和面涂之。”( [14] 505 页) 宋代《太平圣惠方》卷 71 载: 以葶苈、赤芍等捣细为散, 以酸浆水调匀, 摊于故帛上使用, 治疗女性乳痛疮肿、焮热疼痛之症, 有下气行水、消肿消臃的功效。<sup>[38]</sup>

总之, “肿囊方”中的“酸浆”非酸浆草, 乃是液体溲浆。古人发明和使用酸浆有着较早的历史, 《五十二病方》中以酸浆治疗囊肿, 而后世医方中亦常以“酸浆”、“苦酒”、“醋”等治疗囊肿及其他肿痛, 皆渊源有自。

#### 4 “翦楛”即“翦善”

《五十二病方》109—110 行“疣”方下载除疣巫术:

以朔日, 葵茎靡(磨)又(疣)二七, 言曰“今日朔, 靡(磨)又(疣)以葵鞞。”有(又)以杀本若道旁翦、楛二七, 投泽若□下。●除日巳(已)望(望)。( [1] 236 页)

关于方中“杀本”, 学者意见基本统一。“杀”, 原整理小组读作“楛”、“藪”, 并引《说文》: “楛, 似茱萸, 出淮南。”( [1] 236 页) 所论甚确。此方之所以用葵茎、楛本, 是利用了巫术“相似律”、“触染律”原理。《尔雅·释木》: “椒楛醜, 菜。”( [23] 5738 页) 《楚辞·离骚》“楛又欲充夫佩玮”, 王逸(东汉, 生卒年不详)注“楛, 茱萸也, 似椒而非。”洪兴祖(1090—1155)补注“楛, 似茱萸而小, 色红。”<sup>[39]</sup>楛子、茱萸、花椒与葵实一样, 均与瘰子形态高度相似; 且楛实与葵籽皆生于枝干之间, 与瘰疣生于手足(肢)间相类似。以葵茎、葵干和楛根磨疣, 是借从根本上杀死葵实、楛子的想法, 转移到根除疣子之上, 是一种巫术思维。

方中“楛”字旧误释为“根”, 后经陈剑先生更正。“翦楛”的释读,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亦采用陈剑先生意见, 以为是二物“‘翦’字亦作‘翦’, 《说文·巾部》释为‘幡帜也’, 段注‘翦之言笈也, 笈谓表识。’如将‘翦’字按其本义作解, ‘道旁翦’即路旁的幡帜, 用作祝由方的巫术用品, 就很自然了。……楛意为作标记用的小木桩。”<sup>[40]</sup>按, 方中所谓“又以杀本若道旁翦楛二七”是对“葵茎二七”的替换, 意思是“还可以用楛本或者道旁翦楛二七”施咒。葵茎、楛本和“翦楛”均是作为实施磨疣巫术的物品, “若”即选择性副词“或”, “道旁翦楛”不应该是两种不同的物品。陈剑先生将“翦”、“楛”视作“幡帜”、“标识”类仪式之物, 应该是不对的。首先此方为简易巫术<sup>①</sup>, 并无设置仪式、插标识等繁

① 疣病并非致命疾病, 故磨疣并不需要繁复而隆重的巫术仪式。巫术相较于汤石、方剂的另一大优点就是简便易操作, 古人治疗疾病的巫术也多遵循“经济性”原则, 这也是巫术能在中医实际治疗中得以久存的原因之一。

复步骤,甚至无常见的“禹步”等形式。其次,总观《五十二病方》“疣方”下所用磨疣诸物,无非“敝蒲席”(第102行)、“敝帚”(第104行)、“块(即土块)”(第105—107行)之类,均是寻常易得之物。再次,所取诸物中,除“敝蒲席”为医方中常见药物不属于巫方范畴外<sup>①</sup>,其他如“敝帚”、“土块”、“葵茎”、“楸本”都是巫术用具,选择物的背后都潜藏着古人原始认知与巫术原初逻辑。选用“敝帚”,是取其“扫除”功能,且多选择“月晦”即每月最后一日施行此术,是取“月尽”之义<sup>②</sup>。选用“土块”,是取其“溃坏”之义,“块”、“坏”、“溃”古音同在微部,声音相近,是想通过语音触染功能达到溃坏赘疣的目的。选用楸、葵则是取其形似,是借用巫术相似律原理去疣。如果“翦楸”释为“幡帜”、“标记小木桩”,则难以解释选用此二物的原逻辑,况且幡帜等物也不能与植物茎秆葵、楸并列和替换。此外,无论葵茎、楸本还是“翦楸”都有一个在疣上磨擦的步骤,很难相信古人会在道旁插上旗帜又用旗帜来磨疣。所有这些说明,陈剑先生的释读仍嫌理据薄弱。

药方之所以言“又以杀本若道旁翦楸二七”,是为了增大施术时的选择余地,降低巫术难度,使之更易操作,而非增加幡帜之类使之繁复。“翦”当读作“翦”,“翦”、“翦”并从“前”得声,二字并无通假障碍<sup>③</sup>。《尔雅·释言》“剂、翦,齐也。”邢昺(932—1010)疏:“翦,齐断也。”<sup>[44]</sup>《诗·鲁颂·閟宫》“实始翦商”,郑玄(127—200)笺“翦,断也。”<sup>[45]</sup>《礼记·文王世子》“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也”,郑玄注“翦,割截也。”<sup>[46]</sup>药方中“翦楸”之“翦”正通“翦”,是截断之义。

“楸”则当读作“薯”,即道旁随处可见之荏属植物野苏之类。“楸”中古为群母,“薯”为匣母,匣、群母上古关系密切,上古匣母字中古大半归入群母,且“楸”、“薯”上古同为月部开口韵,字音非常接近。传世文献中“曷”与“害”通假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可详参《古字通假会典》。( [43] 615页)出土文献中,也常见通假的相关例子。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孔子诗论》“‘寰(怀)尔累(明)惠(德)’,害?”《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日之飮(食)也,唐为?”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尹诰》“今句(后)害不蓝(鉴)”云云,“害”均读作“曷”。<sup>[47]</sup>以“曷”、“害”为声符而通假的例子更是例不胜举,无需详列。“薯”即野苏,是长沙一带的方言称谓。《方言》卷3:

蕪、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间曰蕪,自关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南楚江湘之间谓之芥。蕪亦荏也。关之东西或谓之蕪,或谓之荏。周郑之间谓之公蕪。沅湘之南或谓之薯。其小者谓之蕪菜。

郭璞注:

今长沙人呼野蕪为薯。<sup>[48]</sup>

《广雅·释草》:

- ① 敝蒲席不宜视作巫术用物,它作为医方中常见药物,内服以治霍乱转筋、折骨淤血等(见《肘后备急方》等),外用治脓溃疮肿(见《千金要方》等)。且疣方是以破败蒲席结绳燻灸的方法拔疣,具有较强科学性。
- ② 在古人认知中,“疣”为赘余之物。《庄子·大宗师》:“彼以生为附赘县疣。”<sup>[41]</sup>《山海经·北山经》:“(滑鱼)食之已疣。”郭璞注“疣,赘也。”<sup>[42]</sup>乃是借用月尽除余的思维,除去赘疣。
- ③ “前”字声系通假例颇多,无需详列,可参《古字通假会典》<sup>[43]</sup>。另外,“翦”同“剪”,古籍多用“翦”,今则多用“剪”,字义无别。





“药物”则非常科学,需要重新加以认知,如帛书中“酸浆”的使用,既是目前所见药方中最早使用的例子,更关系到古代酿造技术的进一步探讨。中国方技之学传承有序,比较稳固,后世医方中所用药物亦多渊源有自,如《五十二病方》中“恒石”、“酸浆”、“鬲楬”等,在后世医书甚至民间巫术中仍有使用痕迹,足见其生命力和传播力。

致谢 文章撰成后,曾提请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邬可晶先生斧正,弥缝补罅,多有指正;又得匿名审稿专家及编辑部检视不明,匡纠良多。一并致以谢忱!

### 参 考 文 献

- [1] 裘锡圭.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集成(伍)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225.
- [2] 马继兴.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 [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380.
- [3] 王辉. 一粟集——王辉学术文存 [M]. 台北: 艺文印书馆, 2002: 716.
- [4] 刘欣.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校读与集释 [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0: 26-27.
- [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9: 180-182.
- [6] 宗福邦, 陈世饶, 萧海波. 故训汇纂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787-788.
- [7] 王凤阳. 古辞辨 [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896.
- [8] 《天回医简》整理组. 天回医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2: 16-17.
- [9]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 [M]. 叶瑛,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78.
- [10] 谭学诗. 动物疾病诊疗 [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412-413.
- [11] 魏战勇, 宁长申. 羊场兽医师 [M].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170-173.
- [12] 吴心华. 奶牛疾病攻防要略 [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35-36.
- [13] 沈澍农. 肘后备急方校注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250.
- [14] 王焘. 外台秘要方 [M]. 高文柱, 校注. 北京: 华夏出版, 1993: 832.
- [15] 唐慎微.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M] // 张元济. 四部丛刊初编·子部: 第 377 册.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2: 42.
- [16]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91, 93, 101.
- [1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114.
- [18]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 关沮秦汉墓简牍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6.
- [19]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354.
- [20] 马承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壹)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8.
- [21]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403.
- [22] 法伟堂. 法伟堂经典释文校记遗稿 [M]. 邵荣芬, 编校.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804.
- [23] 阮元. 尔雅注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616.
- [24] 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7.
- [25] 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35.
- [26] 《铁路员工急救手册》编委会. 铁路员工急救手册 [M].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2: 115.
- [27] 赵渤, 路阳明. 养蝎与采毒实用技术 [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51.
- [28] 丹波康赖. 医心方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763-764.
- [29] 孙思邈. 千金翼方 [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649.
- [30] 张雷.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集注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7: 255-256.
- [31] 谭红娇. 古汉语植物命名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75.
- [32] 缪启愉. 齐民要术校释 [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135.

- [33] 钱超尘. 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278.
- [34] 焦延寿. 易林[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7: 209.
- [35] 赵玉莲, 郑学翔. 调味品生产技术问答[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90: 148.
- [36]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尚志钧, 尚元胜, 辑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514.
- [37] 刘熙. 释名疏证补[M]. 毕沅, 疏证. 王先谦, 补.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54.
- [38] 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校注(8) [M]. 田文敬, 孙现鹏, 校注.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48.
- [39]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1.
- [40] 陈剑.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释文校读札记[C]//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5).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471.
- [41] 王先谦. 庄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65.
- [42] 郝懿行. 山海经笺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64.
- [43] 高亨. 古字通假会典[M]. 董治安, 整理.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 194-196.
- [44] 邵晋涵. 尔雅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184.
- [45] 毛亨, 郑玄. 毛诗传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485.
- [46] 阮元. 礼记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052.
- [47] 白于蓝. 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M]. 厦门: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9: 812.
- [48] 华学诚.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89.
- [49] 王念孙. 广雅疏证[M]. 张其昀,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775-776.
- [50] 尚志钧. 补辑肘后方[M].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 209.
- [51] 徐时仪. 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727.

## New Exegeses on the *Fifty-Two Remedies (Wushier Bingfang)*, a Silk Manuscript Excavated from a Han Dynasty Tomb at Mawangdui

LIU Sil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Several of the prescriptions in the *Wushier Bingfang* (五十二病方, *Fifty-two Remedies*), a silk manuscript found in a Han dynasty tomb at Mawangdui, can be better interpreted by means of witchcraft. For instance, in line 56, the so-called *hengshi* (恒石) in the “rabid dog bite” formula is *changshi* (常石), that is, common stone. Grinding common stones together to treat rabies is in imitation of the symptom of grinding teeth common with rabies, as is treating it with powdered stone chips shaped like dog teeth. In line 84, the “don’t dare to look up and down” in the “*chai* (瘡) formula”, refers to commanding the scorpion venom not to spread, and reflects a simple understanding by ancient peoples of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venom through the body. In line 193-194 of the *zhongnang* (肿囊) prescription, *suanjiang* (酸浆) is not the materia medica *suanjiang*, but an ancient drink *suanjiang*. In line 109-110 of the *you* (疣) prescription, *jianjie* (翦楮) means *jianhai* (翦善), picking random plants from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so forth.

**Keywords** Mawangdui (马王堆); *Wushier Bingfang* (五十二病方, *Fifty-two Remedies*); *hengshi* (恒石); *suanjiang* (酸浆); *jianjie* (翦楮)